

小琉球的大歷史*

/劉益昌**

一、前言：誰的歷史？怎麼書寫？

土地和人群一同組成的區域和國家的歷史要如何書寫，是一件嚴肅且必須認真思考的事，目前台灣的高中歷史課綱爭議，正點出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就整個世界的人類歷史，都是由塊狀區域像馬賽克一般拼貼合併而成。每一個區域的歷史，都是整體人類歷史構成的組成部分，雖然世界史的書寫者有其輕重，例如克拉克（Grahame Clark）¹的史前史以歐洲、中東為重，其他區域很少書寫；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²的世界史，對世界各地也有不同書寫比例，但他們幾乎不談廣佈海洋世界的南島語系人群，這都是作者的書寫概念選擇（或稱史觀），不需要批評。從1980年代初開始歐美學者開始思考，沒有文字人群的歷史書寫。以島嶼東南亞為例，近幾十年的研究，初步釐清早期南島民族形成與擴散，以及原史時代文化與社會兩大議題，使得這個廣大地區無文字史前及原史時代的發展過程得以清晰以及延續。

台灣雖在史前及原史時代的文化與人群都應該劃入島嶼東南亞的範疇，但從荷西、鄭氏時期，漢人大量進入，使得台灣走入漢文化優勢的狀態，到大清帝國領有台灣之後，進一步再從政治劃入大清帝國內部。從此原

*感謝二位匿名審查者耐心細讀本文，指出修改意見，增加文章內涵並減少錯誤，在此致上謝意，但文責仍由作者自負。

**作者為：成功大學考古學研究所—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

¹克拉克（Grahame Clark, 1907-1995），英國考古學家，其知名著作為《世界史前史 World Pre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1977）。

²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英國歷史學者，亦曾從事考古工作。其著作以《歷史研究 A Study of History》（1934-1961）最為著名。

住的南島民族、以及更早史前時代人群所留下的歷史，就成為邊緣、忽視或者不見的歷史。使得台灣歷史成為漢人殖民台灣的歷史，無法向早期連接，因而形成一部斷裂的歷史。從當前所見的臺灣歷史，幾乎每個區域的歷史都是漢人進入的拓墾史，並向前追溯三、四百年前粵東、閩南的祖先遷移史，甚或推至黃河流域，成為一部移民史。而非落地生根、定著於土地的歷史。小琉球這個小島的歷史也不例外，可能大部分小琉球人都不知道有原住民住過小琉球，更不要說是史前時代的人群。筆者以為歷史書寫應該是土地為主體的史觀，因為土地是定著的，人群是可以遷移的，所以應該思考以土地上人群活動過程做為整體歷史，而不是某一人群的歷史，這才是全貌觀的歷史。基於此，歷史就不會只是文字記載而已，還有許多不同的方法可以研究歷史，考古學就是其中重要的方法。



圖一：1726年J.van Braam（凡·布拉姆）所出版的〈福爾摩沙島與澎湖群島圖〉，可見西南臺灣（包括台灣島西南部沿岸的台江內海、倒風內海及更南方的堯港、萬丹港、高雄灣、大鵬灣、小琉球，也得見貓鼻頭。）與澎湖群島有詳細的測繪資料與說明。其中小琉球畫得特別大，也加以說明，當具有特別用意。該圖底圖原稿原為1636年所Pieter Jansz測繪，後由Johannes Vingboon抄繪並重新製作，並增加台灣北部基隆等新訊息。1724至1726年間收錄於Francois Valentijn所編《新舊東印度誌》（Ond en Nieuw Oost-Indiën: met aanteekeningen volleeinge inhoudsregisters, chronologische lijsten）。圖版出處：石守謙主編，《福爾摩沙一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國立故宮博物院：臺北市，2003）頁49。

二、史前與文字歷史的交會

人類有溯本追源的天性，除了前人文字所載的史書之外，人們亦仰賴許多口耳相傳的故事來詮釋自己對於祖先，以至於土地、人群以及彼此間的互動過程之印象。海島臺灣的地理特性使得這塊土地擁有著十分特殊的身世，除了是南島民族祖先所居之土地以外，從九世紀末、十世紀初開始接觸並陸續進入的漢人，從十七世紀開始大量移入，帶來強勢的漢文化，很快的取代原本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長久的南島系文化人群，由於人數優勢以及文化強勢，加上統治者的政策，整個臺灣歷史的話語權掉入漢語文化人手中，形成一部漢人移民臺灣的歷史。南島文化人群因為沒有自己的文字，不但話語權被奪走，甚至對自己起源的詮釋權也漸漸消失。居住在沿海的平埔族群，經過數百年的混居、混血後，已慢慢失去自己的歷史記憶與認同；原本應該擁有海洋特性的南島人群，仍保有對自己祖先少許詮釋權的，竟只剩下少數東部沿海原住民和已失去海洋特性的高山原住民。

沒有文字的人群，在近日之前常被視為沒有歷史的人群。1980年代以來歐美歷史學界開始思考無文字人群的歷史和書寫方式，例如1982年美國的人類學者Eric.R.Wolf提倡使用一個新的名詞「缺少歷史的民族」(People without history)倡議為沒有文字記錄的人群寫歷史(Wolf 1982)，筆者也在近年提出「存在他者記憶人群」並具體進行研究，說明這些人群也是整體台灣人類活動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劉益昌2011)；小琉球的原住民，更是一個消失於歷史的群體。從清代文獻，我們可以知道整個台灣在早年原住民村社的大體分布狀態，小琉球與高雄平原、澎湖卻是清代台灣三個沒有原住民村社記載的地方。在考古學證據已知，至少從距今3500年前開始，澎湖的人群已經遷移回台灣本島，不再居住於澎湖，頂多偶而前去澎湖短暫居留活動。九世紀末，漢人漁民開始進入澎湖居住，成為漢文化進入台灣的橋頭堡。高雄平原是否存在原住民？大概可以從最晚階段的史前遺址得知應該有原住民聚落存在，只是荷蘭統治時期，透過戰爭以及政策手段將高雄平原的「打狗野人」和塔加里揚人的空間佔領，並撥付給荷人及漢人使用而已。小

琉球的原住民的遭遇其實和高雄平原的人群相同，而且更為慘烈。

今日，藉由考古學證據，並輔以保存於荷蘭的史料，我們能拼湊出小琉球原住民大概的生活型態，以及他們與臺灣本島原住民之間的關聯，留下一點被遺忘人群的歷史蹤跡，更進一步知道早在中國宋元時期（12-14世紀），漢人漁民或華商就已經和小琉球原住民有所接觸。考古學研究所得的史前史書寫，建立無文字時代長遠的人類活動史，是「人類大歷史」建立的重要一環；至少從現代人（*Homo Sapiens*）活動與出現的開始，即使在文字出現之前，都應該放入區域歷史去書寫。特別在臺灣這個大約四百年前才局部地區進入文字歷史記載的地域，更應該往上追溯，將史前住民與無文字書寫而僅有口傳的南島原住民族放在台灣整體歷史的重要部分。

小琉球這個臺灣本島西南邊外海的小島嶼，現身在大航海時代之世界舞台上時，不幸見證了一個南島系文化人群被消滅的慘劇。這群小琉球原住民在被滅族後，剩下的人們大多淪為奴隸，棲居在新港社之下的部分人群在後來留下了少許祖先從小琉球遷來的記憶，生活留下的痕跡又因為詮釋權被奪走，在強勢的漢語文化人記憶中，留下被誤解的故事。這個故事，即是小琉球著名的烏鬼洞傳說。

俗稱小琉球的琉球嶼，今日行政隸屬屏東縣琉球鄉，位於高屏溪口之西南，東經120度21分55秒，北緯22度19分48秒，面積約為6.8018平方公里，為臺灣島附近十四個屬島中唯一的珊瑚礁島嶼。地形為突起方山式小島，珊瑚礁岩層及其上的風化紅土層，以及下伏泥岩層，構成小琉球的地質與地形形成史。全島地形尚稱平坦，最高處有海拔87公尺，東西狹窄，最寬處僅2公里，南北長4.1公里³。在這座小島上，有個著名的觀光景點，人們稱之為「烏鬼洞」，亦即烏鬼活動或居住的洞穴。

「烏鬼番」的傳說在臺灣南部相當盛行，有許多烏鬼埔、烏鬼井、烏鬼橋等地名。這些「烏鬼」的形象與原住民普遍傳說的「矮黑人」不同，他

³ 資料來源：琉球鄉公所網站 <http://www.liuchiu.gov.tw/>

們皮膚黝黑、強壯、善泅水，多被認為是荷蘭人帶來的非洲或南洋黑奴。在烏鬼洞外，有座「烏鬼洞風景區記事碑」，或可作為今日小琉球人們對於烏鬼洞由來的解釋：

烏鬼洞風景區記事碑

明永曆十五年，延平郡王鄭成功，克復臺澎，驅走荷人。少數黑奴未及歸隊，逃來本嶼，潛居此洞。數年後，有英軍小艇在此洞西北之蛤板登陸，觀賞風光，黑奴乘虛搶物燒艇，並盡殺英軍。旋被搜尋之英艦發現艇燬人亡，乃上岸搜索，但黑奴潛伏洞中，百般誘脅，誓死不出，乃灌油引火，黑奴盡死洞中。

後人遂名之為烏鬼洞，意指黑洋人曾棲息之洞也。清朝時洞中石床、石桌、石鑼、石鼓、銀器、珠寶等時有發現，因而烏鬼洞之名，遂聞遐邇。

茲為發展觀光事業，美化環境，乃以公共造產方式，籌資整建，俾略具規模，藉助遊興耳。

鄉長洪江城恭記

兼公共造產委員會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立

烏鬼洞的傳說，成為漢人、荷蘭人、荷蘭人的黑奴與英國人之間的故事。現代生活於小琉球上的人們記憶中，似乎沒有屬於南島民族的原住民人群存在的印象。然而，日治時期的考古學者，早就已經在小琉球島上發現了一些史前人群生活過的蛛絲馬跡，顯示這個小島早就有人群居住。

三、考古學者與歷史學者的足跡

1900年日本人類學家伊能嘉矩在屏東東港調查時，聽聞東港傳統知識份子清末協助鳳山縣採訪冊編纂的前清秀才洪占春表示：「小琉球嶼，前有烏鬼番穴居於其地。今其遺址在天臺澳，現存穴內有白螺盤，蓋烏鬼番所遺

也。」（伊能嘉矩原著，森口雄稔編著 1992：192）在這裡指的烏鬼，指的是荷蘭人帶來的黑奴。伊能嘉矩引用盧德嘉的《臺灣縣志》：「烏鬼，蕃國名，紅毛奴也。其人遍體純黑，入水不沈，走海面如平地。」（伊能嘉矩原著，森口雄稔編著 1992：192）。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小琉球原住民的遺跡，可能最早在清代就已經被漢人認為是荷蘭黑奴的遺留。不過，伊能嘉矩後來因為大雨，並沒有親自到小琉球島上勘查，只記下和洪占春筆談的故事。

日治初年考古學與人類學調查者森丑之助記錄小琉球發現陶器（森丑之助 1902），這或許是小琉球嶼最早的考古調查紀錄，若只有陶器或許是番仔厝遺址，不過也可能是大寮遺址。

1934年，地質學家早坂一郎與林朝榮師徒，在《臺灣地學記事》上發表了〈臺灣考古資料〉一文，文中表示曾在小琉球嶼的地表發現陶器破片、貝殼加工品等物（早坂一郎、林朝榮 1934）。雖然沒有指出確切的調查日期與地點，但從出土遺物而言，可能是大寮遺址的繩紋紅陶及貝殼製品。

金關丈夫、國分直一這兩位日治時期的學者，戰後留任國立臺灣大學期間，曾於 1948 年 5 月 20 日來到小琉球做過調查，並發表了〈小琉球嶼の先史遺跡〉一文，以記錄他們所做的調查結果。他們在烏鬼洞、番仔厝（今稱番仔厝）、大寮等三個地方見到史前遺物。其中烏鬼洞、番仔厝兩處遺址見到史前文化陶器與近代中國陶瓷片並存的狀況，在大寮遺址則見到與墾丁遺址內涵相似的石板棺文化。因此，當時兩位學者認為石棺文化人在小琉球一直存續到與漢人有所接觸的時間點（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1957）。

1966 年，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宋文薰教授帶著連照美、李光周、黃逢仙等學生以及地質學系林朝榮教授和地質系學生，到小琉球進行調查，不過調查結果並沒有發表（宋文薰等 1967，劉克竑 1993）。

1967 年，宋文薰教授針對金關丈夫、國分直一 1957 年發表的調查結果做出回應，他認為「石棺文化」盛行的年代與漢人移民差距相當遠，且恆春

地區以及小琉球諸遺址的文化層非常淺薄，很可能有後代遺物混入。因此，此一推定應該重新檢討（宋文薰等1967：40-41，宋文薰1980：93-94）。

金關、國分二位先生在受到批評後，重新檢視當年調查的資料，發現在大寮的石棺文化遺址並沒有中國陶瓷片出土。國分先生認為，當地有番仔厝、烏鬼洞地名，很難想像小琉球的原住民沒有跟漢人接觸。但他不敢確認大寮的石棺文化人與番仔厝、烏鬼洞的先民有沒有相連續（金關丈夫、國分直一1979：92-93）。

1977-78年間劉益昌在鳳山服役期間，曾經利用休假二度前往小琉球調查番仔厝和大寮二處遺址以及烏鬼洞的洞口，同時也觀察整個島嶼的地形和聚落分布狀態。

1985年，劉益昌在發掘屏東瑪家鄉北葉遺址的期間，由於在北葉遺址能見度較好之時得見鳳鼻頭遺址與小琉球島，於是起了到小琉球調查的念頭。因此於遺址發掘的空檔，到了小琉球進行勘查，並於番仔厝遺址試掘了一個2m×2m的探坑。然而，所見地層非常淺薄，出土遺物似乎經過捶打或翻攪十分細碎，因而沒有將此次調查結果進行發表；探坑結果證實宋文薰先生認為番仔厝遺址地層淺薄之說法，出土遺物只分布在地表以下20公分地層之中，包括紅褐夾砂陶、硬陶以及青瓷、青花瓷片，不見石器。

從番仔厝與烏鬼洞二處遺址出土陶質標本，可知這是廣義蔦松文化的遺址，且伴出硬陶（炻陶）、青瓷，可見其年代相當晚。以南部地區史前文化發展過程而言，可以說當是晚近原住民祖先的遺留，若從伴出的外來硬陶、瓷器推斷，年代在距今800-350年前，當是晚近原住民祖先的遺留。當然地表還有更晚的清代中晚期以來遺物，應該是目前漢人的祖先留下的物品。

從考古證據來看，可確認小琉球上確有史前新石器時代中期以來人群，也就是南島系人群生活過的痕跡；但是他們最後是怎麼消失的？前述琉球鄉公所立碑的烏鬼洞的傳說真偽又是如何？這些問題，直到1994年，歷

史學家曹永和先生一篇重要的文章才得以解答。

曹永和先生是自學成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長期浸淫在荷西時期的相關史料，他在1994年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的「平埔研究研討會」中，發表了〈小琉球原住民哀史〉一文，文章內涵震撼了參加的學術界與愛好台灣文史的人士，後並與學生荷蘭萊頓大學包樂史教授合作將之修改成為正式論文〈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曹永和、包樂史1995）。曹先生耙梳大量荷蘭時期的記載、清代志書，以及日治、戰後的考古紀錄，終於讓這段失落的歷史真相重見天日。參與了平埔研究研討會的年輕考古工作者劉克竑先生，立刻想起同年他在小琉球的遺址調查。劉克竑當時正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臧振華、陳仲玉、劉益昌三位考古學者所共同主持的「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計畫」項下擔任助理，負責屏東縣北半的調查工作，有機會前往小琉球進行了遺址調查；之後利用調查結果發表了〈小琉球嶼史前遺址調查報告〉（劉克竑1993），針對調查所見遺物、遺跡，綜合前人的討論，了解到小琉球曾有大寮遺址的石棺文化人與番仔厝、烏鬼洞的原住民村社等兩群存在於不同年代的先民。

學界對小琉球早期歷史研究停滯了一段時間，才有李瑞源（2011）再度探討發生在1620年代的金獅子號事件，何以遲到1630年代中期前後（1633、1636）才展開二階段的復仇行動？其復仇行動不僅是報復多年前的舊帳，更重要的是主戰派的大員長官普特曼斯希望從中獲得公司的利益。包括：1.調撥300名軍士兵、水手和漢人、原住民群，前往不具威脅性的小琉球島，可以減輕大員城堡所負載5.8倍人力的沉重負擔。2.疏散人力的同時亦可尋找新資源、補充物資。3.建立新戰功，彌補同年1633年料羅灣戰役失敗的污名。4.建立新秩序，特別是讓新港社與蕭壠社原住民隨行征服小琉球，得以透過武力展示的方式，防止他們受麻豆社挑撥唆弄。又讓40名漢人參與小琉球戰役，重新修補並建立新夥伴關係。

然而，在這個時間點前，尚沒有學者思考到小琉球番仔厝與烏鬼洞遺址中所出土的中國宋元時期青瓷之問題，因此還沒有思考更早期小琉球原住

民與外人接觸的問題。近年來，學界開始思考全貌觀臺灣的整體歷史，除了思考台灣歷史書寫，應該從史前時代、原史時代談起，必須涵蓋原住民族的早期歷史（張光直1986、1994，曹永和2000），並指出應採取史前、原史、歷史三大段落的書寫方式，才能連貫整體歷史（劉益昌2014）。也將台灣文字歷史向荷蘭統治之前延伸，擺脫「台灣固無史也，荷人啟之，鄭氏作之，清代營之。」（《臺灣通史》，連橫1920）所具有的狹隘文字史觀的牽絆，開始向前追溯更早階段漢人進入臺灣本島的歷史（劉益昌2014）。重要研究包括陶瓷史學者盧泰康先生談臺灣出土17世紀及更早十六世紀後半葉的中國瓷器（盧泰康2006、2013），王淑津女士與劉益昌合寫針對大坌坑遺址出土陶瓷器所做的思考，將漢人與北部台灣原住民互動的歷史，推早到12-14世紀，並且和中國福建地區與琉球之間的交通動線連上關係，將台灣置於東亞貿易網絡思考（王淑津、劉益昌2010）。因為劉益昌在1992年到2000年間，多次在大坌坑遺址的調查與發掘，釐清了大坌坑遺址出土的12至14世紀陶瓷器與十三行文化遺物之間的層位關係，亦重新檢視張光直先生1969年寫的《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Chang et al.1969）。張光直先生當時知道發現了瓷器，但在那個時間點的學界尚沒辦法理解這些瓷器的意涵。上述問題在近十多年前開始被學界思考，對小琉球的理解也跟隨此一脈絡延續。這幾年劉益昌和工作伙伴數度前往小琉球進行調查，採集的遺物中包括13至15世紀的瓷器，因此重新反省小琉球原住民史前聚落與整個世界史之間的連結，也意識到「小琉球的大歷史」書寫的意涵（劉益昌2013）。

四、消失的小琉球原住民—金獅子島的悲劇

今天絕大部分的臺灣人都認為小琉球這個以觀光和漁撈為業的小島，本來就是一個漢人長久居住的島嶼，並無任何原住民足跡。事實上，沒有原住民是一個重大的悲劇，掩藏在歷史的扉頁之下，雖經歷史學者耙梳，考古學者調查研究，仍無法為世人所熟知。以下根據曹永和與包樂史先生〈小琉

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臺灣歷史之一頁〉（曹永和、包樂史1995，曹永和2000）為本，敘述關於小琉球原住民遭到消滅的過程。

1621年，從荷蘭的Goeree駛出一艘550last（1100噸）的大帆船前往巴達維亞，即為金獅子號。從荷蘭到巴達維亞只開了127天，中途一人未失，是17世紀最快又最安全的航海紀錄。1622年7月3日受命載運銀幣去澎湖補給試圖運作進入中國貿易的雷爾生（Reyersen），但在到達澎湖後，又覺得銀幣對中國貿易尚無用處的話，乾脆拿去印尼Jambij買胡椒。在從澎湖南下途中，金獅子號在小琉球停泊補給淡水，但上岸取水的船員全部一去不回，後來聞知被殺害且可能被吃掉。因此荷蘭人將此島命名為「金獅子島」，但這個島嶼原稱為Lamey⁴。

這個時間荷蘭人剛到台灣不久，統治基礎不穩固，範圍也只在今日台南附近，1629年7月13日，臺灣長官Pieter Nuyts帶部隊前往麻豆社搜捕中國海賊未果，在Pieter Nuyts先行回城後，全隊52名士兵全部中伏被殺，史稱麻豆溪事件。金獅子島與麻豆社此兩件「番害」成為荷蘭長官的心中的痛，必須好好征討一番，以去除眼中釘，才能樹立荷蘭統治的權威。但在當時荷蘭人需要專心打開對中國的貿易無暇顧及此事，拖到1633年8月與鄭芝龍訂立貿易協定後，才開始認真對付麻豆社與Lamey的原住民。

在思考分布在南北二地的原住民部落之後，荷蘭當局認為從熱蘭遮城進軍強大的麻豆社要從陸路行軍，中途又有被埋伏的危險，勢必需要大量兵力才能成行；如果攻向小琉球只需走水路，還可以順便帶著已經服從荷蘭統治的新港等社人同行，且可展示軍威。於是小琉球不幸的成為首先征討的目標。

1633年荷蘭當局派Claes Bruyn擔任指揮官率兵前往小琉球的第一次討伐行動並沒有成功。荷蘭人帶著新港社和蕭壠社的戰士燒掉小琉球的

⁴於荷西時期之文獻、地圖，可見「Lamey」、「Lamei」等不同拼音，但所指皆為小琉球嶼。

村落，並殺死畜養的豬且帶回，Lamey人未交戰即立刻逃竄到現在被稱為烏鬼洞的洞窟裡。荷蘭人燒掉並打碎物品的村落，很可能即是今日稱為番仔厝的地方。荷蘭的征討軍無法進入洞窟，倒是在島上發現一艘1631年開往中國，卻遇風失蹤的船隻Beverwijck號留下的物品。說明Beverwijck號也是在小琉球失事，更加引起荷蘭人的憤怒。

1635年11月荷蘭人討伐了麻豆社，迫使麻豆人投降，然後又進攻屏東的塔加里揚人，燒燬聚落，迫使他們接受統治，Lamey成了下個目標。雖然上一次的征伐沒有成功，但率兵的Bruyn對島上的自然環境做了詳盡的書面報告，荷蘭人知道必須想辦法對付洞窟，才能將小琉球人一網打盡。在1636年，荷蘭人先是跟臺灣本島上的放索社與南方諸社達成友好協議，發現放索社因為曾與Lamey島頭目有過交涉，能理解一些小琉球人的語言。

1636年荷蘭人再度進軍小琉球，這次他們有備而來，帶著硫磺或其他會令人作嘔的惡臭物準備投入烏鬼洞，逼出Lamey人，並有長期抗戰的準備，攜帶充足物資。在約80名放索社以及許多新港社人的援助下登陸，由放索社與新港社人搜索到洞窟位置後，斷絕內外聯繫，並使用柴火燃燒濃煙要燻他們出來。苦撐3天後，開始陸續有捱受不住的小琉球人陸續出洞投降，投降者有323人被送往大員。加上事後發現洞裡約有兩三百具屍體，總共可能有540個左右的人口逃入洞裡，大多是老弱婦孺。

1636年5月到7月這段時間，荷蘭人陸續在島上武力搜查漏網的Lamey人；事後總計，被殺的居民有300人以上，被捕獲的共544人，主動投降者135名，武器迫降者56名。大概可以知道小琉球原有住民約一千餘人，在1636年事件之後幾乎變成無人島。

被擒獲的小琉球人，一部分男子被送去巴達維亞作苦役。除了25名在熱蘭遮城裡當工友、受基督教教育的少男少女之外，所有的婦女小孩被分置到新港社，等待巴達維亞方面的進一步指示。

小琉球島租給漢人 Samsjack 進行椰子、漁業等買賣，同時懸賞捉拿殘存的任何小琉球人，務必全面清除；至於留在新港社的 Lamey 人則夜夜嚎哭，連駐新港社的牧師 Robertus Junius 與長官 Hans Putmans 都於心不忍，向巴達維亞當局請求釋放剩下的 Lamey 人回鄉，Junius 甚至願意住到 Lamey 島上監控教化他們，避免他們再造反，但是巴達維亞方面拒絕他們的請求。報復的心和商業利益，使巴達維亞的荷蘭統治者泯滅了人性，這才是造成 Lamey 人全部絕滅消失的真正原因。

1645 年 1 月，包租小琉球的漢人 Samsjack 將抓到的 13 名小琉球人送到大員，換取 100 里爾銀幣的獎金⁵。一個月後再抓到 2 名，這是小琉球最後 2 名原住民。小琉球原住民自此被徹底的消滅，而這個漢人則是最後 Lamey 人絕滅的幫凶。

荷蘭牧師 Robertus Junius 於 1644 年回到荷蘭，拜訪了也早已卸任歸鄉的 Hans Putmans，於 1647 年連袂向東印度公司董事會告發巴達維亞當局對小琉球人過當的復仇行為。董事會對此事表達震驚，並要求巴達維亞總督檢討此事，指示未來對臺灣倔強的部族不要如此強硬，但這個時候臺灣已經沒有任何可以對抗荷蘭武力和勇氣的原住民部落了。繼麻豆社、Lamey 之後，熱蘭遮城南方的打狗野人、塔加里揚以及北方的 Favorlang 都遭受燬滅性武力攻擊，而納入荷人的統治範圍，也迫使中部的「大肚王國」首領 Kammaha 接受條件統治，同時逐走北部的西班牙勢力，接收當地的原住民統治，並且成功進入東海岸南半的卑南地方以及北半的產金之地哆囉滿，可說荷人已經統治臺灣本島的海岸地帶和小琉球島。

巴達維亞總督命令當時的臺灣長官 Overtwater 整理 1636 年到 1645 年所有與小琉球有關的決議與命令、征討期間所有的日記摘錄，於 1649 年 1 月 18 日向總公司董事會報告。報告中有關 Lamey 人的處置結果如下：

⁵100 里爾是很高額の獎金，1645 年小琉球島的 金是一年 70 里爾。

以各種船隻發配至巴達維亞	192名
分配在新港社與暫時安置於新港社	482名
依荷蘭習俗被荷蘭家庭收養的兒童	24名
生存者總計	697名
猛烈戰鬥時被刀劍殺死或中鳥槍等火器，包括絕望自殺而發現屍體的	405名
1644年尚生存在該島，實際上加算在新港社	17名
總計	1119名

根據報告指出，有482名全部與新港社人結婚同化，又1646年有14名兒童被配置到大員，由荷蘭家庭領養教育；共有24兒童成為富裕的商家主婦。這份巴達維亞總督的報告，很顯然是經過美化後的結果，連當時的荷蘭董事會都對此份報告十分不滿意。當時台灣的長官Pieter Anthoniszoon Overtwater從1641年10月就來台任檢察官，雖然於1642年10月和1644年11月兩次任兩年的駐日本商館長，但1646年至1649年又任台灣長官，應該對荷蘭人於小琉球殘忍的殺害以及徙民墟地過程非常了解才對，但卻輕描淡寫的說明這個殘酷的滅族事件。

1645年之後，小琉球島上確定不再有原住民的存在。倒是在清代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中敘述新港、蕭壠、麻豆等社人來自小琉球，以及日治時代的紀錄中寫有小琉球人到臺灣本島建立的村莊等傳說，新港社人也有祖先來自小琉球的口傳。雖然他們已永遠離開小琉球，但至少到日治時代都還保存有故鄉的歷史記憶。但是這些被強迫入籍新港社的小琉球人今日又何在呢？

五、文字記錄以前的歷史

更新世冰河時期，尤其是晚更新世最後一次冰期，小琉球和臺灣是相連的陸地。旁邊又有當時的高屏大溪通過，條件相當好，也是臺灣海峽人或左鎮人這些智人前往臺灣東部發展成長濱文化的路徑中途一塊宜於人居的土地。是否有智人或更早階段的直立人到此，目前並無資料。更新世結束，冰期轉為間冰期進入全新世，海水面逐漸上漲成為今日的狀態，甚至略高於今日。因此在距今五千年最高海水位穩定之前，小琉球島並未發現人群居住的

現象，雖然此時對岸鳳山台地上已有大坌坑文化人居住。距今五千年前海水面穩定之後，陸地上升的效應顯現，在小琉球島東南側出現海岸平原，喜歡居住在海岸平原善於使用海岸、海域資源的人群進入海岸平原形成聚落，並且長久居住，就是今日的大寮遺址。這群人使用手製夾砂的拍印繩紋陶，做成陶罐、陶鉢，做為炊煮、盛物的器具；使用石斧、石鋤墾闢山林翻土、種植作物，也採取撈捕海中魚貝做為食物，且會利用大型貝類（如碑礫貝）的外殼，透過圓形切鋸製造貝環或貝玦等裝飾品，顯示出儀式、裝飾等精神生活層面；先人過世之後，採取石棺為葬具，埋葬在聚落之內。從出土遺物和石棺葬反應的文化內涵，大致和墾丁遺址相同，年代可以推早至距今四千年前左右。考古家稱之為牛稠子文化墾丁類型，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這是目前所知最早小琉球島的人群，當為今日原住民祖先的南島系人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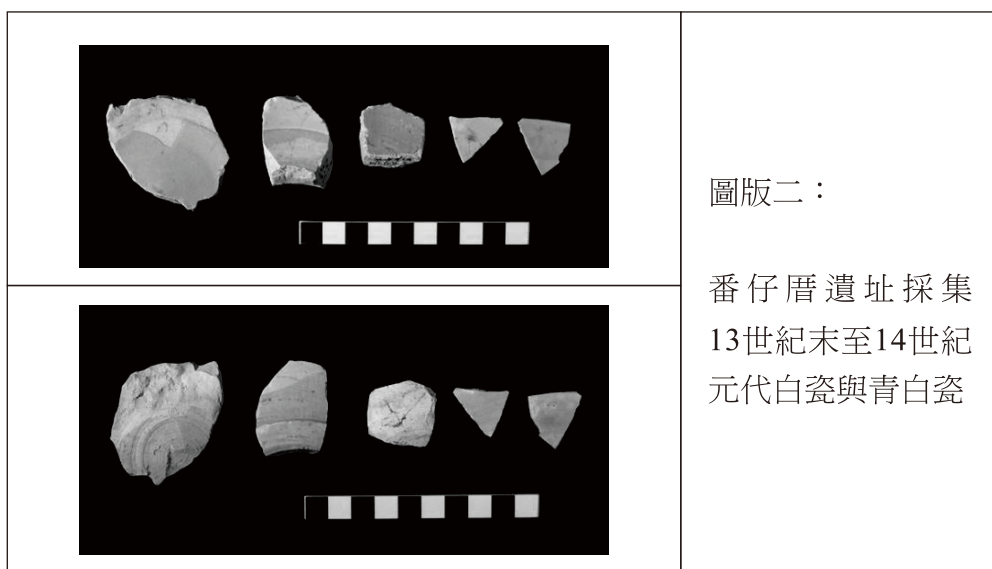
第二群進入的人群則是距今3350-2350年之間的人群，這個年代是根據隔海對岸鳳鼻頭遺址相同文化層位的測定結果，目前在山豬溝遺址得見少量陶器、貝器和貝殼、動物骨骸，由於樹林茂密不容易調查，所以整體文化內涵不夠清晰，這個遺址是最近屏東縣政府大規模重新普查時新發現的遺址（郭素秋等2007）。從陶器、貝器觀察和發現於鳳山丘陵南段和恆春半島區域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鳳鼻頭文化近似，由於鳳鼻頭遺址這個階段堆積深厚文化內涵豐富且複雜，擁有製造精美的彩陶、黑陶，也許是有一群人來到隔著一不遠海域的島嶼生活也說不定。

第三群進入的人群就是番仔厝遺址居住的人群，目前地表看見的遺物，只有800-350年前的陶器、瓷器、硬陶和少量無刃的石器如石錘、凹石，也應該有鐵製工具，但未經發掘，所以沒有發現鐵器。陶器的數量相當多，主要是火候不錯的素面夾砂紅陶，從器型和質地觀察，其內涵同於鳳山台地南半的鳳山水庫、清水岩、潭頭等遺址以及下淡水溪和東港溪之間的下廊、田厝、新莊橋等遺址的遺物，就文化遺物與生活型態而言，應當是屬於同一個人群所留下的遺物，考古學家歸納為廣義的蔦松文化晚期，這個階段出土遺物最大特色是日用陶器群中雜有少量外來的白瓷或青白瓷、青瓷等，大多數是海峽對岸中國福建、廣東窯系的產品，這也許說明華人漁民或商人

曾經抵達此一小島，和此地住民之間有過少許交換物質的行為，也許是漳州—馬尼拉航線，也許則是從澎湖往台灣海峽南半側捕魚的漁夫，因為每年烏魚捕撈從十～十二、三世紀就開始，位置通常在台南以南和屏東之間的海域，避風或淡水的需求，也許會到這個小島。

小琉球目前採集陶瓷遺物最多者主要集中在番仔厝遺址。該遺址由於農耕破壞，若干陶瓷遺物已經細碎無法辨識。仔細辨識這些出土陶瓷器，最早期也最重要的標本包括12至13世紀（南宋至元）福建青瓷器（圖版一），以及13世紀末至14世紀福建閩江流域的白瓷或青白瓷大碗與鉢形器（圖版二），後者包含與琉球群島（今日本沖繩縣）遺址群所出土的「今歸仁類型」（Nakijintype）白瓷碗，其特徵是薄胎直口口緣碗，口緣內側施作稜線，口緣有平唇與圓唇，內器心作刮釉澀圈或未施釉露胎，圈足呈「ハ」字外張（木下尚子編2009）。經過中日學者合作調查研究，其產地主要在福建北部閩江流域，包括浦口窯、庄邊窯等。在日本學者的陶瓷品類分類概念將之視為白瓷，中國學者多稱之青白瓷。





此外，年代稍晚的陶瓷器，包括相對年代在17世紀左右俗稱「安平壺」的白瓷罐、18世紀末至19世紀德化窯青花瓷盤、19世紀福建或廣東青花瓷，以及推測來自包括磁灶窯等中國華南地區的褐釉罐與高溫素燒器。

雖然在這個稱為番仔厝的地點，也出土18世紀中葉以來的青花瓷和褐釉罐、素燒硬陶，但是年代是清代中葉以後，和前一個階段的文化內涵並不連接，應該是移入小琉球的泉州裔漢人留下的遺物。至於十七世紀左右的安平壺，可能是荷蘭人攻打之時或是稍晚來到賸租小島的漢人所留下。從荷治時期的文獻知道，漢人 Samsjack 曾經賸租土地和其他生產，相信鄭氏統治以來直到清代，漢人持續居住在這個小島，而且逐漸增加擴散，並移民到同樣是小島的綠島，也長期維持農、漁業並重的生業型態。

其實單以小琉球這樣一個面積不大、資源並不充足的小島，土地生產的糧食能夠擔養的人口本來就不多，因此海洋就成為重要的資源來源之所，加上海域資源，才能維持一定的人口。從日治時期以來的人口統計就可以知道變化的軌跡，主要受制於自然資源因素。除了食物以外，其實水資源也同樣是一項重要的因素，限制了人口的增長。相信史前時代的人們，同樣受制於自然條件，因此長期的發展過程，小琉球在每一個階段都只有一個不大的聚落，這可能與土地和資源的限制有著密切的關連。漢人聚落在日治時初期

已擴張至整個島上，形成多個聚落，但可能是鑿井、漁業技術以及農業的進步所達到的狀態，但仍只能維持一個穩定的人口。今日小琉球攫奪資源式的旅遊型態，增加大量一日來回的遊客，雖有從台灣本島以海管供應水資源支應，但仍需思考更佳方案，才能使這個難得的小島，永續維持最佳的自然生態與人文環境。

六、結語——從不同的角度看歷史

1994年曹永和先生發表〈小琉球原住民哀史〉一文後，除了當下劉克竑先生發表〈小琉球史前遺址調查報告〉（1993）之外⁶，歷史學界與考古學界似乎不再關心小琉球的相關議題。或許是因為在曹先生的詳盡研究後，大部分的學者們認為難有突破，而失去對此一議題的興趣，雖然李瑞源先生（2011）曾經探討解釋荷蘭人攻擊小琉球原住民的原因，但並未新增史料。2014年出版的《屏東縣志》雖敘及上述小琉球島上Lamey人的歷史，但並不詳細。即使在曹先生這樣的歷史大家作了詳盡的考據之後，「荷蘭人帶來的黑奴」事件版本，仍然較廣為人知；甚至在今日琉球鄉公所網站上，仍然敘說著這樣的故事。在台灣歷史發展過程，發生過的這麼重大的歷史事件，被誤傳的鄉野傳說所取代；屏東縣恆春半島上發生的牡丹社事件，也有類似的狀態，正讓我們思考國人的歷史教育以及看待歷史之角度等種種問題。

近日課綱爭議越演越烈，我們可以看到政客們老喜歡把歷史教育、國族認同放入「中國V.S.日本」的框架中，彷彿臺灣始終需要在列強夾縫中選邊站，無法擁有自己角度的歷史觀，這實在是一件可悲的事。

筆者近年投注心力於宜蘭漢本遺址發掘，遺址中出土大量完整的石列駁坎與石板鋪面遺構，幾乎可以還原一個完整的史前聚落形象。然而在與當

⁶雖然劉克竑文章時間標註為1993年，但實際出版年為1994年，在曹先生發表會議論文之後。

地居民聊天的過程，卻聽聞到居民對於遺構的解釋為：「這些一定是古早日本人來蓋的。」對一般臺灣民眾而言，他們過去接收的總是有能力詮釋自己歷史的強勢民族歷史，「荷蘭、西班牙、大清、日本、中國」，卻遺忘今日大多數臺灣人體內流著的南島系人群血液；臺灣人對於歐美、東亞的歸屬感，亦似乎總是大於與臺灣數千年來一直有千絲萬縷關聯的東南亞。

「全貌觀大歷史」的書寫，除了人類行為的描述外，亦應以「空間」作為討論的出發點。以「土地」為本，探討此一區域的歷史，使用「土地史觀」來觀察自己的過去，就如同本文一開始所言，「土地是定著的，人群是可以遷移的。」將各個不同時段的人群，放在臺灣這塊土地上敘述人群存在的時間段落的文化內涵，不論是史前文化人，歐洲文化人、漢語文化人、日本文化人，作為在不同時間進入臺灣這塊土地的人群，都是台灣歷史發展過程的某一個段落，必須將這些人群置放在台灣這塊土地上思考，客觀建立每一個時段人群和土地互動的過程，方能呈現臺灣歷史的真實面貌，這就是以土地為主的歷史書寫，也就是此中性的土地史觀，才能化解今日臺灣「閩南、客家」、「本省、外省」、「原住民、漢人」、「中國、日本」等不同人群對於歷史解釋不同意見間的矛盾與衝突。

只有四百年文字歷史記錄的臺灣，整個全貌觀大歷史的建構過程，考古證據更顯得重要。特別像小琉球原住民這樣「缺少歷史紀錄的民族」，或者稱之為「存在他者記憶的人群」來說，考古資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證據與線索。2012年，以色列的歷史學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他的著作《人類大歷史：從野獸扮演上帝》中寫道：

學者常常只會問那些他們合理範圍內能夠回答的問題。如果我們無法發展出新的研究工具，可能就永遠無法瞭解遠古採集者究竟有什麼信仰，或是他們經歷過怎樣的政治體制。然而，我們必然需要問一些目前還沒有解答的問題，否則就等於是對認知革命之後這七萬年歷史中的六萬年視而不見，只以為「當時的人沒做過什麼重要的事。」（哈拉瑞著、林俊宏譯2014：78）

小琉球歷史的重現，即是因為在傳統文獻記載上缺乏，進而不斷更新治史方法、不斷找尋新線索的過程；從清代的口傳傳說，到考古學家利用考古證據進行推測，再由臺灣的歷史學家經由綜合荷西相關史料以及考古資料，終於得到小琉球歷史的輪廓，而這個歷史雖未臻完整，但卻告訴我們真實的部分，也把歷史的過程向上延伸，並釐清這個小島在歷史洪流中的地位。因此再一次重複臺灣人應該思考「土地是定著的，人群是可以遷移的」的觀念。配合考古學、人類學研究的結果，進一步將臺灣人類發展史中無文字的史前時代人群以及原史時代、歷史時代的「存在他者記憶的人群」，加上民族誌記錄以來原住民族群都納臺灣人類活動史的成分，才可能書寫一部完整的台灣歷史。

換句話說，小琉球這個小島的歷史如果能透過完整的多學科研究，確立真實島嶼形成過程以及人類的活動歷史，並將人類活動史的發展過程整理出關鍵的變遷及其與外界互動的過程與結果，那麼就可以透過這些事件向外擴散、勾連到周邊，甚更廣濶的空間，釐清從古至今的發展，解答歷史議題，才能瞻望未來，也才有小島的明天。

參考與引用資料

中文書目

王淑津、劉益昌

2010〈大垵坑遺址出土十二至十四世紀中國陶瓷〉，《福建文博》2010(1)：45-61。

早坂一郎、林朝棨

1934〈臺灣考古資料〉，《臺灣地學記事》5(1)：1-6。

李瑞源

2011〈出獅有名-1630年代VOC征伐小琉球之動機研究初探〉，《高雄文獻》1(3/4)：96-115。

宋文薰

1980〈由考古學看台灣〉，陳奇祿等著《中國的台灣》：115-126，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

宋文薰、黃士強、連照美、李光周（宋文薰等1967）

1967〈鵝鑾鼻——臺灣南端的史前遺址〉，《中國東亞學術委員會年報》6：1-46。

哈拉瑞著，林俊宏譯

2014《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台北：天下文化。

連橫

1920《台灣通史》，臺灣通史社。

黃叔璥原著（清），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96《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曹永和

2000《臺灣早年歷史研究續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曹永和、包樂史

1995〈小琉球原住民的消失：重拾失落台灣歷史之一頁〉，《平埔研究論文集》：413-444，南港：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郭素秋、戴瑞春、伍元和、林淑芬、陳得仁（郭素秋等2007）

2007《屏東縣遺址補遺調查暨數位化保存計畫遺址登錄表》，屏東縣政府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之研究報告。

劉克竑

1993〈小琉球嶼史前遺址調查報告〉，《田野考古》4(2)：59-72。

劉益昌

2011〈存在他者記憶的人群—Favorlang?〉，發表於「重讀臺灣：百年人類學的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臺北：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

2013〈消失的小琉球原住民：從烏鬼洞談文化國土〉，《原住民族文獻》2(10)：13-17。

2014〈從歷史書寫的角度談平埔的重要性〉，「原住民・平埔族群語言文化復振研討會」，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主辦，2014.12.4-12.6。

盧泰康

2006《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2013《十七世紀臺灣外來陶瓷研究－透過陶瓷探索明末清初的臺灣》，台北：花木蘭出版社。

日文書目

木下尚子編

2009《13-14世紀 琉球 福建：13-14世紀海上貿易からみた琉球国成立要因の実証的研究：中国福建省を中心に》，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A)(2)）研究成果報告書，熊本：熊本大学文学部木下研究室。

伊能嘉矩原著，森口雄稔編著

1992《台灣踏查日記》，台北：台灣風物雜誌社出版，南天書局總經銷。

金 丈夫、 分直一

1957〈小琉球嶼に於ける先史遺跡〉，《農林省水產講習所研究報告人文科 篇》2：41-46。

1979《台灣考古誌》，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

森丑之助

1902〈臺灣に於ける石器時代遺跡に就て〉，《東京人類學會雜誌》18(201)：89-95。

英文書目

Chang, Kwang-chih & the Collaborators (Chang *et al.*1969)

1969 *Fengpitou, Tapenkeng, and the Prehistory of Taiwa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ublication in Anthropology, no.73.

Clark, Grahame

1977 *World pre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ynbee, Arnold Joseph

1934-1961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Eric R.

1982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網路資源

琉球鄉公所網站 <http://www.liuchiu.gov.tw/>